

671.1431
078
!7

永年縣志

胡景桂題籤

永年縣志卷三十八

知縣 明汪陰 纂

藝文

墓誌銘碣傳行狀

宋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朱子

公諱椿字壽翁洛州永年縣人曾祖安祖泰皆不仕父
升進士起家為吏以廉正稱累官朝奉郎贈大中大夫
母楊氏趙氏張氏皆贈碩人靖康之難汴都失守大中
公以衛父見傷父子偕卒公年尚少藁殯佛屋深窵而
詳識之奉母南走湖嶺間備嘗艱窘而竭力以養母子

相慈孝人不知其趙出也以遺澤補官調潭州衡山尉
摘姦發伏人不能欺決事問理如神不爲勢奪再調桂
陽監司理參軍盜發臨武將尉縛六十餘人以獻公辨
理之才六人抵死它所活亦甚衆以數爭獄事失守意
求去不獲守悟乃更相知建復臨武縣盜以不作者二
十年徙衡州軍事判官守與部使者交惡公諫止之不
聽後闔郡坐劾去公獨免郡民有告兩人爲盜者郡得
其一將寘之法而囚家訪寃公被檄鞫之使召告者則
無其人問其同徒則已斃於路矣閱故牘則斃者是夕
乃在他州有左驗囚乃得釋徙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

執僞券取陳氏田陳父子斃于獄妻又將斃矣公辨其
僞奪田歸陳氏虜亮將渝平亟白守將修城壁葺軍械
料民兵甚整人恃以安張忠獻公節制兩淮軍馬辟準
備差遣及拜宣撫都督皆以身隨蓋公始見胡文定公
退與其諸子遊從容言曰椿願天下之人無不唯是之
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後見公所論富川六事
亦謂有經濟才張公知之故取以爲屬諉以經畫淮甸
事公爲奔走兩路緩集流民布置屯兵察廬壽軍情相
視山水寨險要凡四五反詳審精密所助爲多它如謂
督府當鎮無爲請制戰車以易拒馬之屬未及行者尙

衆至於事有不可則固未嘗爲苟同也宣司訖事議請
第賞官屬公曰今未有功而遽求賞已非所宜且先將
佐則無以勸士卒溥及之則無以待有功皆不便張公
然之爲止不上後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
將從之公在外亟奏記張公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
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于督
府而出于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
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
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則又言曰大將勇
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既而果無功

張公悔之一日喟然嘆實材之難得公徐對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可厚誣誠欲致之惟不惡逆
耳而甘遜志則庶乎其肯來焉張公復拜右相公知事
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又出視師公曰小人之黨已勝
而公無故去廟堂此必疑有脫字爲復申前議甚苦張公心

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計也未幾果
罷公出幕府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
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首請復廣西州縣運鹽而罷折
稅和糴招糴之擾二請無汰去軍中百戰之士以壯軍
勢寬郡縣三請以墾田爲課最而更賦法改祿令多以

穀帛少以錢皆當上意除知鄂州再對請令墾荒田者
三分其租三年乃增其一二增而畢輸請罷經總制錢
悉爲上供一其帳目以省吏姦上可其墾田說至鄂行
之復戶數千曠土大闢鄂地重而守權輕賦薄而用廣
公交際以誠調度從約未幾遽振而羸嚴火備禁姦盜
皆有方畧軍民之爭一決以法主將悅服移廣南西路
提點刑獄公事廣西舊遊習其民情之欲惡有所更革
不戒而孚官吏有罪免之而已無所窮治未竟之獄一
以輕平所縱釋數十百人盛夏按行慮問諄悉退閱文
書一夕千紙奏罷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請禁仕海南

者無得市土物事皆施行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俾入
奏事行及近甸時宰忌之促便道之部適歲大祲官配
民備賑糴民爭糴米踊貴復抑米價商船不來公至損
配數除米估人用不飢奏請蠲歲糴代發二分米出緡
錢權楮幣和糴米宜用市直毋使太賤傷民人以爲便
自爲小吏時已病監司行部從吏卒擾州縣至是當出
輒前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日以行而罷諸常從者所
至州取吏卒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自是人多效其
所爲言事者亦請下諸道以爲法召爲吏部員外郎復
論廣西鹽法上是其說俾條施行之目以上遂改法焉

其後二十年間法雖屢變而折苗和糴招糴之擾竟罷
民賴以安除樞密院驗詳諸房文字小吏持南丹莫氏
表來請于宜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公語說邕遠宜
近人孰不知其前日故遷其塗豈無意哉况今莫氏方
橫乃欲爲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擾誤矣小吏妄作將
啟邊釁請論如法說又議諸郡招軍宜立法以課殿最
公語之曰贛吉建劔等州民衆俗悍雖多募不難致淮
漢荆湖凋弊未復若限以額恐有抑挫之擾積二事忤
說說怒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公聞之求去上問知之
急令慰諭安職未幾說免乃遷公左司員外郎密禪國

論深抑吏姦號爲稱職嘗言三衙御前之兵有用當益
諸州廂禁之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亡勿補二十年
之後無復無用之兵矣它時寧壹以御前兵分屯諸州
可也始公在督府嘗建軍民雜耕之策旣而詳其利病
乃欲盡捐以予諸軍使歲分半卒以耕而益其食至是
亦爲上言甚悉尋復請外除直龍圖知隆興江南西路
安撫避祖諱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至未一月移都大
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故官建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
者減桂陽軍月椿錢歲萬二千緡而損民稅折銀之直
民刻石記之免戶部配鬻乳香諸路併得免訖今不復

配衡嶽廟火公言頻歲洊火天實厭其非制請毋復屋而築壇以望用遵禮典省財力不報茶寇作帥以失律免公攝其事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南走公亟收散亡分守要害寇不能越故江西得蹙而擒之姦民有規聚徒應賊者公募土豪捕其魁桀誅之餘悉散走事平請於朝歲分卒戍產茶處盜以益衰又言茶商買券於官而復市茶於園戶與鹽商買券而即受鹽於官者殊科今一其賈是以茶商獨困而私販多歲額不敷而民被擾甚則鬪斂攻劫爲羣盜前日之事亦可驗矣請損其直以便事而有司吝出納乃析小券以一爲六實

無所損而重以煩費人益病焉召還見上首論軍政之
弊曰屬者鄂渚大軍三千捕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
尙爾如大敵何臣嘗求其故矣大抵將不得人馭衆無
術廩食既薄又苦侵漁老成習戰之士一以疾老被汰
則挈其強壯子弟以去軍中唯有抑勒寄招之人又皆
不習戰陳而不可用至於待遇復不均壹使吾老舊之
卒自傷其不及歸正之人而歸正者又自以爲待之不
如俘虜之厚也誠亟圖之反此數者則軍聲振而國勢
張矣因復力陳茶法之弊乃得頗增鹽數而公意未已
也政府白擬司農少卿上自用公爲正卿京師月須米

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公請給南庫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洪吉潭衡軍食之餘及鄂商船并取江西湖南諸寄積米自三總領所送輸以達中都常使及二百萬石爲一歲備久之不行公以不得其職求去不獲又以白宰相曰今豐儲倉南上庫皆移東就西以眩主聽而使朝廷戶部自分彼此告借索還有同市道願革而正之凡百政事各付攸司委任而責其成則名正而實舉矣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事守比非其人曰走權門奉約束耳民事悉付吏手吏得徇

勢爲姦公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予決要人請囑一無
所聽府故以宦者爲承受公事守至例謁之公不往怒
因喻旨故遷延以相沮傷公白政府無所用承受請罷
之市有火近巨璫所居舍怒不專挾護遣兩卒喧厲公
所公奏其狀下兩卒大理獄大理觀望覆逮府吏卒公
卽家居自劾詔杖兩卒釋府吏卒勿問僧倚豪貴立私
宇至百數會有以姦穢事覺抵罪者因悉以令沒入之
而逐僧還所隸事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便亟解去而
民至今稱之公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
又言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

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辭多吉蓋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辭求剛中之臣遠柔佞之士以應經義起治功由是執政滋不悅沮公茶議使不得行公益論事自若久之求去復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陛辭上曰卿未可遠去改知婺州進秘閣修撰上意猶欲留公而公亟言軍政敝武備弱必誤事不合旨乃之郡居數月郡以大治會詔市牛筋五千

斤公奏一牛之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
上悟爲收前詔且思公前言召以爲吏部侍郎公又爲
上言民貧多盜非國之福願詔中外有司各條所部冗
費可省者以聞上善之而亦不果行也在吏部與吏史
約予奪命士所陳身計當悉疏著令堅定其可否乃行
旣行而有遺若未允者重坐吏以此不能肆其姦秀邸
館客特注州掾公言其人未試且衝待次人請更受員
外置不簽書公事執政建議欲有所私而託以吏部所
啟公言是事雖小所關則大請究治上嘉納焉上親慮
囚命公與知之閤門事張倫次比其事以聞倫自以官

承宣使欲列名公右公不可白之丞相亦右倫公奏言
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上但使事以閣門副侍郎耳
故所被旨臣實先倫唯陛下財幸

疑有誤字

上不直倫罷之

公以上常獨攬機務而羣臣偷安苟免乃按易象爲上
言乾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
君爲元首臣爲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
臣逸非治之體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於上
而政亂於下願觀易卦之象體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
耳目喉舌之臣各任其職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
嚴禁絕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